

王跃文 ● 著

国画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跃文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画 / 王跃文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5
ISBN 7-02-002952-3

I. 国…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1900 号

责任编辑: 刘稚 周昌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503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21.625 插页 3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定价 27.00 元



作者像

画家李明溪在看球赛的时候突然大笑起来，怎么也止不住。朱怀镜以为他疯了。平时李明溪在朱怀镜眼里跟疯子也没什么两样。当时朱怀镜并没有想到就是李明溪这狂放的笑声无意间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是国家女子篮球队来荆都市举行的一次表演赛，并不怎么隆重，门票却难得到手。李明溪也不是球迷，总是成天躲在美术学院那间小小画室里涂涂抹抹。那天他突然想起很久没见到朱怀镜了，就挂了电话去。朱怀镜接电话总是有气无力的样子，“怎么？又有什么大作问世？你要快点出名才是。你出了名，发财了，我也跟着沾光啊。”李明溪知道这位老兄困在深宅大院里的无奈，笑道：“我哪里发财去？倒是你这政府官员有什么好事了别忘了我。”朱怀镜骂道：“别取笑我了，你不知道我是有职无权？你老这样拿我开心，让我很痛苦哩！”李明溪越发大笑了。“你别只顾傻笑了，”朱怀镜说，“这样吧，我手头有两张球赛票，你看不看？看的话我俩一块儿去。”李明溪一时拿不准去还是不去，只说：“球赛？球赛？”朱怀镜急了，“你莫要不识抬举了。别人想看还弄不到票哩！你到底看还是不看？”李明溪也想见见老朋友，什么球赛也没问，就说：“好吧。哪里的票？”朱怀镜告诉说：“南天体育馆，晚上七点半。南天西门见吧。”他知道李明溪懒得往市政府跑。李明溪的艺术家派头太足，长发披肩，总是被大门口的武警拦住了，不出示证件不让进。他又是从来不带任何证件的。我就是我，有必要向别人证明我是谁吗？他觉得证

件这玩意儿简直莫名其妙。也许只有朱怀镜喜欢他这股疯劲儿。

朱怀镜吃了晚饭，对老婆陈香妹说声晚上要开会，就奔南天而去。李明溪疲沓，晚到一步。朱怀镜早已站在体育馆西门口了，双手插进皮夹克兜里，四处张望。李明溪很显眼，朱怀镜很快就发现了他，忙举手招呼。李明溪也挥挥手，从人群中匆匆挤了过来，引来一片怪异的目光。

“你像个领导哩，好大的架子！”朱怀镜说着就伸出手来。

李明溪却用手挡了一下，说：“你这才是领导派头哩！见面就握手，简直是恶习。你们官场的握手，大概同好莱坞影星的飞吻差不多，反正没有感情含量，只是习惯动作。我见了就心烦。”

朱怀镜就势拍了他一板，手仍旧插进衣兜，说：“当然啦，我们都是俗人，哪像你们艺术家那么卓尔不群？不过如今当艺术家说难也不难，头发留长一点儿就是了。”

“你以为我喜欢留这么长的头发？懒得出门！不过要说容易，还是你们当官容易些。人家都说，这人没什么本事，就只好让他去当领导了。”

两人开着玩笑，转身进场，找到了座位。朱怀镜微微发福了，坐下之后，扭了一会儿才觉得熨帖。李明溪就取笑他，“你才是副处长，肚子就开始大了，这怎么行？你们处长不会有意见？要为今后提拔留有余地才是。怎么搞的？为什么官越大，肚子就越大？是胸怀全球吧？”

“你说够了没有？都要像你这么仙风道骨就好了？”朱怀镜说着就捏了捏他那瘦骨嶙峋的肩。

李明溪仍不罢休，又取笑道：“你肚子比处长大，两人一道出去，不认得的总以为你是处长，总先同你握手，你处长不要恨死你才怪。”

朱怀镜笑笑，不说什么。其实李明溪讲的还真有其事。不光肚子，有人说他在风度上、器宇上，也更像处长。他知道这是人家当面说的奉承话，但至少也半真半假。处长刘仲夏同他一道出过一次差，再也不同他一起出去了。走在外面，好像他无形之中在风头上总盖过了刘仲夏。他也隐隐感觉到刘仲夏总是忌讳着他。

两人闲扯着，开幕式开始了。主持人高声宣布，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皮德求同志致开幕词。皮副市长便腆着肚子，面带微笑，轻轻拍着手，走向主席台发言席。“各位来宾，”皮副市长朗声致词，“我怀着不亦乐乎的心情，这个……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嘛，欢迎国家女子篮球队来荆都市传经送宝……”

方才听了这么一句，李明溪就偏过头来朝朱怀镜笑道：“你们市长大人水平不错哩，开口就是之乎者也。我不太通文墨，见识也少。姓皮的，除了眼前这位皮大人，我就只知道古时候还有一位皮日休了。这不亦乐乎是什么意思？我平日只是见到有人弄得焦头烂额、难以招架了，就说搞得不亦乐乎了。”

朱怀镜万难才忍住不笑。他不便同李明溪议论领导，就说：“别钻牛角尖了，谁没有失言的时候？看球吧，看球吧。”却想皮市长这话虽讲得牛头不对马嘴，但的确也是真话。他们成天疲于应酬，也真是不亦乐乎了。

李明溪却还在笑，说：“要命的是他并不认为自己失言，反倒蛮得意哩。你看他那神采飞扬的样子。”

朱怀镜任他一个人讲去，不去理他。运动员进场了，绕场慢跑，向观众挥手致意。掌声如雷。

“妈呀，这哪像女人？”李明溪摇着头，“一个个简直是庞然大物啊！”

朱怀镜骂道：“你无聊不无聊！是看球啊，不是看女人！”

不一会儿，球赛正式开始。因为是表演赛，红队对蓝队，阵营很抽象，观众没有心理倾向。过了一会儿，红队渐居优势，观众就同情蓝队。但不论哪边进了球，都会赢得喝彩。

这时，朱怀镜见一位身段极好的女记者，正扛着摄影机，猫着腰扫来扫去。模样儿看不真切，但他猜得出一定是陈雁。只有她才有这韵味无穷的身段。陈雁是市电视台的王牌记者，号称记者之花，他最喜欢了。在家看电视，只要陈雁一露脸，香妹就会开他的玩笑，说快看快看，别让你的雁飞了。今天陈雁穿的只是一套牛仔服，但他仍可感觉出她的身段袅娜如水，柔媚如柳。

朱怀镜似乎有些心旌摇荡了，却突然听见李明溪哈哈大笑起来。朱怀镜胸口猛地跳了一下，好像内心的隐秘叫这位仁兄看破了。他忙把目光从陈雁腰肢上收回，转头看看李明溪。你有什么好笑的嘛！李明溪却仍笑个不停。四周观众都朝这边奇怪地张望。朱怀镜脸都发热了，捏了捏李明溪，低声叫他别发神经了，省得大家把我们当疯子哩。李明溪还是只顾自个儿笑，埋头忍了半天，万难才止住了。

朱怀镜再往赛场望一眼，却不知陈雁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他心里竟有些怅然。又想起自己刚才的目光就像舞台上的追灯，跟着陈雁跑，李明溪一定是发觉了，便问：“你刚才发什么神经？”不料这一问，李明溪又忍俊不禁，连连摆手道：“你就别问了，一问我又要笑了。”

朱怀镜早没了看球的兴致。好不容易挨到球赛结束，两人一同坐的士回家。朱怀镜又问：“你到底笑什么？”李明溪像是怀着天大的秘密，摇头晃脑，笑个不止。朱怀镜骂了声神经病，不再问他了。

的士先送李明溪到美院，再送朱怀镜回家。朱怀镜在市政

府大门口下了车，寒风迎面而来。他本想将头缩进衣领里的，但怕显得鼠头鼠脑的让武警盘问，落得麻烦，就只好硬着脖子，昂首挺胸地进了大门。

快到家门口，手无意间摸到了衣兜里的的士票，忙揉做一团丢了。他明明说晚上开会去了，要是让老婆发现了的士票，就难得解释了。

香妹早已睡了。朱怀镜蹑手蹑脚进了屋，在卫生间里草草洗了一下，就上床了。妻脸朝里睡着。他猜想妻子刚才也许醒了，只是懒得搭话。他也不去撩话，背靠着女人躺下了。

一时却睡不着。今天晚上真是荒唐。说是去看球，李明溪只是傻笑，自己却望着陈雁回不了眼。一想到陈雁，他立即感觉到了背膛上香妹的体温。这是一种叫人万般依恋的体温，却又平常得像自家窗户上夜夜亮着的灯光，他每次夜归都能远远地望见。自己太不应该了，陈雁这女人同我有什么相干？夜已很深了，空空的胃囊在作怪，鼓捣得他不太好受。是美国有位学者说的？说是人在饥饿的时候，性欲就旺盛。可是他又想到陈雁了，顿时感到一种冲动，胸口有个东西晃悠了一下。这种惯常的冲动可以持续，而胸口的那阵晃悠却稍纵即逝。那一霎时，身子云一样要飘起来，妙不可言。他禁不住又试着去琢磨那种晃悠。那女人，眉眼自是无可挑剔，可她的天然风韵却全在腰段。他的胸口又晃悠了。真是妙不可言，只要想起那腰段，他的胸口就晃悠，身子就要云一样飘起来。

“怎么还没有睡？”香妹翻过身来，声音黏黏的。

“睡不着，不知怎么有些失眠。”朱怀镜说着就开了床头灯。

香妹眯着眼睛揉了一会儿，目光清澈起来，爱怜地望着男人，“好好睡吧，你总是这么辛苦。”她像呵护孩子一样，伸手蒙着男人的眼睛，轻轻摩挲。

朱怀镜合上眼睛，浮现在他面前的竟是风情万种的陈雁。他暗自为自己灵魂出窍吓了一跳，忙拿开妻子的手，将她抱了起来，眼睁睁地望着她，心里乞求妻子用她那双妩媚的眼睛去驱赶他脑海中那个不相干的女人。

香妹感觉到的却是他的激情，便略显羞涩，说：“你昨天才要的，今天好好休息吧。”

朱怀镜本来没那意思，但女人这么一说，他反而搂紧了她，说：“睡不着，干脆让我玩疲倦了，好入睡。”

女人目光渐渐迷离，像烟波浩渺的海面。这是朱怀镜最熟稔的目光，一种无数次让他化作滚滚海浪的目光。他总是要捉摸到女人这种目光，才能真正地满怀激情，不然过后他会沮丧。每次，他都醉心品尝女人那种无以言表的情绪变化。女人的目光迷离了，他知道这是美妙乐章的序曲，轻柔而幽远。迷离的目光越来越朦胧，越来越混沌，慢慢地成了浓浓的雾霭，低低地飘浮在海面。女人的眼睛轻轻地合上了。

女人的胸脯开始起伏，起伏。最激越的乐章奏起了。海面掀起了风暴。他只是被风暴卷起的浪头，在海面上疯狂地奔腾，涌过去、涌过去，没有了方向，也没有了时间，似乎这滔滔白浪要翻滚到天荒地老。

天要塌了，海要漏了。飓风卷着浪头轰隆隆冲向海滩，重重地摔了下来……

女人柔柔地躺着，像一湾松软的海滩……

他闭上眼睛，身子懒懒的，像有了倦意。他真想就这么睡去。可只一会儿，他又鬼使神差地想起了陈雁。妻子睡去了，几乎像个甜蜜的婴儿。他是爱自己女人的。这女人真好。他尽量去想女人的好处，免得又心猿意马。在老家乌县，他女人是那小县城里的一枝花。这女人让他一见就怦然心动的是她右嘴角上

的那颗小黑痣。他说她的脸蛋儿这么俊俏，多半搭帮那颗小黑痣。恋爱那会儿，他们多次玩过一个游戏：他让女人用粉脂把嘴角上的小黑痣涂了，俊俏的脸蛋似乎立即呆板起来。他便凑上去舔掉她嘴角的粉脂，女人的脸蛋一下子就生动了。就像是魔术。

乌县县城很小但很美丽，他们在那里工作了整整十年。他们结婚、生子，有很多的朋友。后来那几年，朱怀镜当上了副县长，事事也都顺心。女人是人人尊重的县长夫人，总是满面春风的样子，人也就特别漂亮。后来因为偶然的机遇，他调到了市政府办公厅。他本是不怎么愿意往外面调的，他喜欢小地方生活的随意与平和。只因为有人为他看了相，料定他离土离乡会有大出息。起初他不太相信，可有次他到外省考察，遇了一位高人，他就深信不疑了。那位先生看相、测字无所不精。他先是随手写了一个“由”字。先生说“由”乃“田”字出头，想你定非等闲之辈，必将出人头地，显亲扬名。但必须离土而去，远走高飞，方有作为。先生又看了他的面相，说他眉间有痣，是聪敏阔绰之相，定会富贵。他听了很觉玄妙，禁不住笑了。先生是个随和人，问他为何哂笑？想是以为老夫胡言乱语吧？信与不信，不由老夫。但命相之说，也是不由人不相信的。我说个趣事，你别说我粗俗。你注意那些女人，凡外眼角上翘的，一定风流无比。男人遇着这种女人，自是艳福不浅。但她们多半红杏出墙，男人要费尽心机才可管住她们。有的女人嘴角有痣，下面一定有痣。这种女人大多阴冷，对房事不感兴趣。娶了这种女人，难得销魂一回。但她们规矩，男人大可放心。不过她们的丈夫就难说了，一般都有拈花惹草的毛病。当时听了，朱怀镜就想自己女人下面有没有痣他不曾在意，但阴冷他是领教过的。刚结婚那会儿，他们为这事不知吵过多少回。女人说他无聊，一天到晚只想看

那事，没出息。他说你要我成天想什么事？时刻想着远大的革命理想？时刻想着为什么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我是人！是个活生生的男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你知道什么是男人吗？男人除了拼命地干事业，还要拼命地干女人！经过多次的争吵和说服，女人才成了现在这样的女人。

那次他出差一回家，把老婆放倒在床，掰开就细细看了起来。果然发现女人下面有一黑痣。这就奇了。难道命相之说真的如此奇妙吗？女人觉得他有些不对头，说你今天怎么了？平日回家总是心急火燎的，今天半天不来？他说我看看，我看看。女人说你还没看见过是不是？难道十来天没见，那里就长了朵花？这么好看？他便满腹狐疑，爬到女人身上。女人说你今天不高兴是吗？他说没有哩。那回他玩得很不尽兴，但怕女人多心，还是装模作样地狂暴了一会儿。完事了，他让女人坐在床上。女人不解何意，但还是顺从地坐了起来。男人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她以为男人好久不见她了，想欣赏她的裸体，便显出娇态可人的样子。他其实在细细地观察她的外眼角。这女人眼睛平视的时候，外眼角是平的；俯视的时候，外眼角就上翘了。他就拿不准女人的眼角是不是上翘了。看着女人这将倾欲倾的坐姿，真叫人爱得心头发痛。管他哩！我宁可她是个风流女人，也不要她阴冷。不怕她风流，只要能治住她就得了。何况那时他是副县长，不怕女人怎么样。但从此他真的相信命相之说了。不过只是放在心里。他毕竟是领导干部，不能把这迷信的一套挂在嘴上。但是那位高人的话他牢牢记住了。后来碰上机会，他认定是老天照应，就调到市政府来了。

但不知是哪根筋出了毛病，他调到市政府三年多了，还没有见到发达的迹象。他在下面干过三年多副县长，如今又过了三年多，他仍只是个副处长。处长刘仲夏的资历不及他，却是蒸蒸

日上的势头。更要命的是他同刘仲夏的关系说不出的微妙。两人在一起总是客客气气，彬彬有礼，可朱怀镜总感觉像有个饱嗝打不出来，堵在喉头闷得难受。香妹单位也不太如意，他们那公司效益一年不如一年，现在快成特困企业了。女人多次同他吵，要他想办法替她换个单位。他只说慢慢来。他知道凭自己现在的身份，要给女人换单位，真比登天还难。他不想同女人说出自己的无能，怕让女人看扁了他。如今这世道，女人一旦瞧不起自己男人了，什么事情就来了。他还有说不出的隐衷。他发现如今效益好些的公司，大小经理多半花花肠子，养情妇已是时尚。女人模样儿这么俏，难免叫人眼馋。自己又只是个小小副处长，谁会忌着你？人家占了你的女人，你还得忍气吞声。香妹现在的公司效益不好，头儿们人却老实。也许就因为老实，生意也就做不好。管他哩，钱少几个就少用几个吧，图个安全。可女人像在公司一天也呆不下去了。男人没本事替她想办法，她就靠自己了。有个大老板看上了她，她半推半就，就跟了人家。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事，只有朱怀镜蒙在鼓里。他回到家里，撞见女人正同那男人在床上龙腾虎跃。他跑到厨房取了菜刀，愤怒地砍去。但他用力过猛，没有砍着别人，却把自己大腿砍了一刀。他痛得跳了起来，大声叫喊，却出不了声。原来做了个噩梦。

朱怀镜醒来，背上黏黏糊糊的，出了大汗。香妹早已起床了，正在厨房忙做早餐。他没有睡好，头有些重。又不能再睡，怕上班迟到。

起了床，眼睛仍涩涩的。这个样子去上班，只怕要打瞌睡的。他便去卫生间洗澡。怕热水器开大了太耗气，冷得直哆嗦。老婆听到他在里面嗬嗬地叫，就说你不要命了？冻病了钱还花得多些！她说着就把水温调高了。他感觉一下子舒服多了。但他只冲了一会儿，就关水穿了衣服。心想这女人真好，自己却还

做那样的梦，太不应该了。

儿子琪琪嫌馒头不好吃，噘着嘴巴耍小性子。朱怀镜训道：“还不快吃，上学要迟到了。我们小时候哪得这种好东西吃？餐餐吃红薯！”琪琪才上小学一年级，哪懂得这中间的道理？说：“红薯还好吃些，我也可以餐餐吃。”香妹哭笑不得，说：“你怕是街上那种烤红薯？你想哩！”朱怀镜威严起来，说：“吃就吃，不吃就不吃，先饿他三天，看他吃不吃。”琪琪这就怕起来了，才憋着气，吃药似的吃了起来。

一家人吃了早饭，上班的去上班，上学的去上学。琪琪还得爸爸用单车驮着去学校，一来要赶时间，二来这会儿路上车太多了不安全。

寒风嗖嗖，琪琪坐在单车上冻得打颤。到了大门口，却见许多男女围在门口要进来，同武警战士推推搡搡。

“爸爸，这是干什么？”琪琪感到奇怪。

朱怀镜信口说：“他们是工厂里的工人。工厂发不出工资，他们没有饭吃，来找政府要饭吃。琪琪要好好读书，不然长大了当工人，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

琪琪还听不懂，却早已习惯了在大人面前说是，就含含糊糊答应了。朱怀镜又问：“琪琪长大了想干什么？”

琪琪想了想，说：“不知道。妈妈说长大了不要当干部，没钱。”听了这话，朱怀镜就笑了，心里不知是酸溜溜的还是幽默。

送了琪琪回来，门口围着的工人没有了，却见五颜六色的三角旗满地都是。几个武警战士在飞快地打扫。想必刚才一定发生过冲突。这些工人也的确可怜，他们只是要一口饭吃，可自己还同儿子那么说，真是罪过。

走到办公室，先上了厕所，对着镜子整理了发型。外面风大，头发给吹乱了。原先在下面工作，要是成天把头发弄得油光

水亮，别人肯定说你脱离群众。可到了这大机关，头就要一丝不苟了，不然人家说你没修养。可他的头发不太熨帖，弄不好又乱了。这真为他平添了许多烦恼。他刚调来时不识深浅，口无遮拦，有次开玩笑说自己头发总是乱糟糟的，烦死人了，真是满头烦恼丝啊！可这话不知怎么就传到了秘书长谷正清耳朵里去了，让谷秘书长很不高兴。这里的领导也许都以为自己的层次很高，有话不屑于当面同你说，只在一边说。谷秘书长在背后嚷他：“他烦恼什么？组织上对不起他还是怎么的？”谷秘书长这话又七弯八拐转到了朱怀镜耳朵里，让他着实吓了一跳。他想肯定有人抓住这话做文章，添油加醋地告到了谷秘书长那里，让谷秘书长对他有看法了。他知道有时候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上司对你有看法了，你就完了。有本事你就马上换地方，别等着人家来修理你。不然你想赖着不动，就只好死牛任剥了。从此朱怀镜讲话更加谨慎了。还得时刻注意谷秘书长的脸色，看他对自己的看法坏到了什么程度。但风度照样还是马虎不得的，朱怀镜便只好坚持用摩丝维持发型。可如今冒牌货多，难得碰上好摩丝，只得时常往头上抹些水土去。

朱怀镜整理好发型，做出精神抖擞的样子，去了办公室。打扫卫生是早上要做的第一道功课。于是打开水、拖地板、抹桌子和柜子。柜子一溜儿摆了五个，占了整整一面墙。他一个人坐这间办公室，可属于他的柜子只有一个，其他四个是前任几位秘书长占着的。有个柜子顶上放着一个印花瓷瓶，他天天打扫卫生，都得把它拿下来抹一下，很费事。放在那里也有碍观瞻。有回朱怀镜就把这瓷瓶取下来，放在桌上做笔筒用。却让谷秘书长看见了，狠狠骂了他一顿：“你这是怎么回事？老同志的东西，怎么可以随便动？这些老同志，都是老一辈革命家，严格讲来，他们用过的东西都算革命文物，得进博物馆！你知道吗？这个

瓷瓶，是老秘书长第一次进京，从中南海带回来的，老人家最心爱的。”朱怀镜想不到这事竟让谷秘书长发这么大的火。说的那位什么老秘书长不知是姓庞还是姓盘，反正现今在办公厅工作的人从来没有人见过他，是不是早已作古也未可知。他只好恭恭敬敬把瓷瓶放回原处，像供奉释迦牟尼佛牙舍利一样。这几个深蓝色的铁皮柜也从来没见过人来打开过，他却要天天把它们抹得一尘不染。

看样子谷秘书长对他的看法已经定格了，要改变也难了。他在荆都还玩得不怎么开，就只好在这里死挨了。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陷入了死牛任剥的境地。

可朱怀镜却总认为谷秘书长犯不着为那瓷瓶如此光火。也许他给谷正清的印象太恶劣了，人家就借题发挥吧。也许谷正清是借着尊重老领导，树立自己的威信。用老人压新人，甚至用死人压活人，这在官场似乎是老套路了。

洒扫完毕，就坐下来看材料。年底了，又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了。目前的任务就是看资料。成天面对一堆死气沉沉的材料，也真是无聊。便翻开一叠国际内参。什么海湾战争、波黑局势、石油危机，等等等等。管我屁事！又去翻那材料。可翻了一会儿，便冷得直哆嗦。机关暖气管道九月份就开始维修的，原来说两个月完工，现在三个月了，还没有弄好。这时，刘仲夏从隔壁打电话过来，说有事叫他过去一下。他便过去了。扯完了事情，刘仲夏问：“你昨天看球去了？”

“对，我去了。你怎么知道？”

刘仲夏说：“我正在你后面。见你有朋友在一起，我也就不招呼你了。”

朱怀镜马上想起了李明溪昨天晚上的那股疯劲，真是丢人现眼。不知道的，一见那样子，都会以为他是不三不四的人。不

知刘仲夏怎么看？他便即兴搪塞：“我那位朋友，谁见了都会以为他是二流子。他们艺术家都这样。别看他其貌不扬，在中国画坛，他还是有影响的人物哩！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中曾根康弘都收藏过他的作品。”

刘仲夏一下子肃然起敬了，“真的？看不出嘛。老朱交的朋友还够层次嘛。”

“哪里哪里，朋友就是朋友。他也别在我面前充什么艺术家。艺术家怎么样？不照样打嗝放屁？”

刘仲夏也就谈了一会儿绘画艺术，说了梵·高、达·芬奇等几个外国画家的名字，很内行的样子。然后试探道：“你可以给我帮个忙吗？你知道的，我这次搬房子后一直没怎么布置。你可以请你朋友给我作幅画吗？”

朱怀镜没想到刘仲夏会开这个口。这就叫他为难了。他太了解李明溪了。要是说让他替某某大人作幅画，他不骂死人才怪。最要紧的是他刚才扯的是弥天大谎，如果当作真事儿做起来只怕要露马脚的。刘仲夏就会说他在愚弄人。见他有些为难，刘仲夏就说：“当然要付报酬的，不能剥削别人的劳动嘛。不过太多了我也付不起，意思意思吧。”

反正谎言已经出笼，朱怀镜只得顺势胡说下去了：“报酬你就别提了。你知道他画作的价格吗？通常行情是一平方尺三到五万，这还得看他的心情。心情好呢要价便宜些，心情坏呢那就贵了。是朋友，白送也白送了。说不准，我去试试。他们这种人，都有些怪。不是我们这些朋友，还真受不了他。”

“那就拜托你了。”刘仲夏客气地说。

朱怀镜回到自己办公室，不及细想这事怎么同李明溪说，先给他挂了电话去：“明溪吗？你昨天晚上是什么名堂？疯了？”

李明溪还没答话，先笑了起来，说：“我是看见观众席上大家